

【念念亲情】

栗子情

□杨文学

栗子熟透的时候，三叔也熟透了。熟透的栗子悄无声息地落在地上，冰冷而安详，泛着暗红的光。三叔犹如熟透的栗子，在栗子树下合上了眼睛。

栗子树是三叔六年前栽种的。当时说是留给儿子吃，其实那时候儿子刚结婚，三叔的一个暗藏的心思是给孙子吃。当然三叔还有一个寓意，栗子就是“立子”，在三叔的眼里，子孙才是他所有的财富。

三叔栽种栗子树的时候，已经年过七十，腿脚已不灵便了，弯曲的脊背让他无力打理几亩土地了。春耕秋收夏除草，一年忙三季，累得腰酸背痛也落不下几个银子。栽上栗子树就不同了，几乎不用打理，只管秋季收获一次。尽管一辈子都在土地上耕作的三叔对土地的热爱绝不亚于对子女喜欢，但他还是索性将耕种了大半辈子的土地全部种上了栗子树。桃三杏四栗五年，当年的枣树能换钱。可是三叔没有选择枣树，他毅然选择了栗子。因为三叔唯一的儿子从小就爱吃栗子，完全把栗子当饭吃。三叔就爱看儿子吃栗子时的贪婪相，三叔相信他未来的孙子一定也爱吃栗子。

三叔的预测完全符合预期。先是唯一的儿子给他生了一个大孙子。栗子树挂果的时候，孙子五岁了。大街上的糖炒栗子是孙子的挚爱，只要看见糖炒栗子，小家伙的眼睛就直了。每每看着吃到一嘴黄色栗汁的孙子，三叔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儿子，于是一脸得意，皱纹遍布的老脸立时就变成一朵老菊花。

多子多福是三叔从懂事起就接受的文化。在兄妹七人中，三叔最小，他活在哥哥姐姐的呵护里。每每他被小伙伴欺负了，只要他给三个哥哥说一声，霸气的伙伴立刻就成为一只拔了毛的秃鹰，任凭三叔拿捏。

婚后三婶连着生了两个女儿，三叔觉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儿子是对祖宗最大的不孝。三婶也算争气，第五胎时终于生了儿子。三叔为此露出那些年难得的笑容。他觉得在孩子面前，尤其是在儿子面前，所有遭受的罪所有咽下的苦，就都不是事。

三婶看看透风漏雨的房子，眼泪婆娑地说：这日子可怎么过啊？三叔却一脸希望：怕啥，咱有四个姑娘一个儿子，将来，咱俩就等着享清福吧。

三叔对远景的刻画让三婶嘴巴都撇到耳朵根了。三叔坚信：你记住一句话，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造出来。

三婶说：还奇迹，你生个儿子都费了那么大的劲，你能创造什么奇迹？

为了生儿子，几年下来三叔欠了一屁股债，吃了上顿就忙于下顿，在村里属于被救济的对象。可是不管日子多艰难，田边上的几棵栗子树，三叔总是精心呵护；无论收获多少栗子，三叔一律不卖，都留给孩子吃。那时三叔买不起冰箱，聪明的三婶就将栗子煮熟，剥去外壳，晒干后用石磨磨成面，掺上粗面给孩子蒸馍馍吃。因此三叔家的馍馍别看色彩不怎么样，可总是香甜可口。三叔疼孩子是有名的，用他的话说：存钱有啥用？养孩子才是开银行呢。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三叔一家人日子过得苦却也自有乐趣。

直到四个女儿长大后，三叔的拮据日子

才得以好转。大女儿从小就听话，她带着三个妹妹进城打工，每月挣的钱，除了留下必要的生活费用外，统统寄给三叔。这源源不断的汇款让三叔在村里终于站直了老腰，人前说话的语气也硬了许多。那年八月十五，我去看望三叔，三叔正跟三婶剥着爬虾，喝着小酒，得意地告诉我：这些都是你妹妹几个从城里给捎回来的。他看看三婶，眼神好像在说：怎么样，有人就有财。

三叔最大的失误就是没让四个女儿读书，其实三叔那个时候也供不起五个儿女读书。但三叔的女儿们继承了三叔吃苦耐劳的优点，个个肯吃苦受累。这个时代只要肯付出就一定有收获，于是她们的日子也就过得相当富裕。当三叔的儿子大学毕业留在城市要结婚买房时，三叔手头的那点积蓄还不够买阳台的。大女儿得知后一声令下，几个姐姐每家出十万，解决了三叔的大困难。

儿子结婚时，三叔把精心储存的一袋子栗子和大枣全部撒在婚床上，害得小两口捡了半宿。三叔却高兴地说：枣和栗子就是“早立子”。三叔的希望果然实现了，婚后的第二年，三叔就得了一个大胖小子，当上了爷爷。

当孙子长到五岁时，三叔就把采摘的栗子背进了城。小家伙吃成一嘴黄沫，歪着头问：爷爷，栗子是地里长的吗？三叔：是树上结的，栗子果都躲在栗蓬里，栗蓬长满了尖尖的刺，就像一个小刺猬保护着栗子果，可好玩啦。等明年，我带你回老家打栗子。孙子高兴得手舞足蹈，盼着来年秋天跟爷爷回家打栗子。

自从答应了孙子，三叔就忙乎起来。春天，三叔给栗子树施肥，夏天给栗子树除草……随着中秋节的来临，栗子也到了成熟的季节。今年的栗子又大又肥，栗蓬刚炸开口，暗红色的栗子果就露出笑容。三叔约孙子来乡下打栗子，可是孙子上学了。没办法，三叔决定亲自去打栗子，好给孙子送过去。

今年的秋老虎格外厉害，三叔打了两个小时已经汗流浹背。他想着明天就要进城，孙子就能吃上他的栗子了，为了多打一些栗子，他顾不得休息。可是该死的心梗突然来临。三叔张开嘴想喊三婶，可是来不及了。就这样三叔如一粒熟透的栗子，无声地落在了地上。

三叔安葬那天，儿孙们都跪在灵柩前，哭得一塌糊涂，儿子说：爹，您走了，谁给我们送栗子啊？孙子哭着：我要爷爷，我不要栗子。童子的哭声格外揪心。

四个女儿带来一大群孩子，大姑娘已经做了姥姥，三十几口子围在灵柩前。把三叔围得密不透风。子孙们的哭声响彻整个村落，三叔就在孩子们的哭声中安详得躺进了棺材。村里人都看出三叔走得十分知足。

三叔入土时，儿子带着孙子跪在墓坑前喊着：爹啊请招土。孙子也喊：爷爷，请招土。在儿孙的喊叫声里，黄土渐渐淹埋了三叔的灵柩。新坟前女儿们给三叔制作的电视机、电冰箱、小汽车摆了一地，富丽堂皇。大量的纸钱塞满了各式的橱柜。三叔也没有想到，生前穷了大半辈子，死后居然成了富豪。

明年栗子依旧开花，依旧结果，三叔却不能再来了。三叔，栗子熟时，谁来采摘？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沂蒙文化研究会会长，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那年那月】

病房外的丁香花

□杨立英

18岁那年，闻着丁香花的芬芳，从校园进入医院实习，由于紧张和胆怯，上班第一天便发生了件令人尴尬的糗事。

那天，带教王老师让我给病人测量血压。作为一名护士，这是一项再简单不过的基础操作，我自信满满地开始照本宣科：袖带捆扎的位置和松紧度，血压计、肱动脉、心脏三点一线的要领等，逐一铭记，毫无遗漏。当我把听诊器安放到病人肱动脉搏动处时，却怎么也听不到心脏传导的“咚咚”声响。

病人一般情况良好，怎么会测不到血压呢？我急得面红耳赤，向王老师投去疑惑的目光。王老师边慢声细语和病人交谈，边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一旁的病人家属则快言快语地对我说：“听诊器还挂在你脖子上，没放到耳朵上！”话音刚落，病房里顿时发出哄笑声。那一刻，我的脸颊顿时燃烧成一团火，恨不得找个缝隙躲藏起来。

此后的实习，我变得胆怯了，总是躲躲闪闪，不敢凑前。而王老师好像故意似的，什么事情都要喊我去做。遇到有的病人不肯让实习生操作，王老师便好言相劝，做通工作。有一次，她感冒输液，面对众多经验丰富的护士，却点名让我穿刺，甘愿做我练手的靶子。王老师鼓励我：“别怕，你能行！”我战战兢兢地拿起针头，还是把血管穿破了。望着

【人生历程】

人生如豆荚

□董国宾

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弯了几道弯，但枝条交错，茂密的叶子盖住大半个院子，灼灼夏日父亲常和近邻在树下纳凉。另一棵，迥然不同，光秃秃得几近只剩躯干，像个麻杆一样站在西墙边。瞧着这两棵树，父亲常倒背着手在院子里来回走，像穿越岁月的一条船。

父亲一天天去庄稼地里干农活，操劳的时间每天都分成好几段。父亲知道，这些农活一辈子也干不完，即使一个人的时间全部用上，庄稼人的农活依旧像路一样长，依然如初绽的新芽一样看不到终老。残月星疏，父亲已经推开了屋门。父亲不虚度每一天，更不会把春播的土地荒废掉。父亲的脊背驮满一个家庭大大小小的期冀。

村子四周是无垠的田野，父亲淹没在自家的庄稼地里，无声地挥动锄头。高悬的灼日下，风掀起一阵阵热浪，父亲的汗水滴落在黑黢黢的土地上。麦粒饱满时，父亲抬起头来，从衣兜里掏出一袋烟，双腿盘坐在地头上，大口抽一阵子，这一小截时光算是圆满地画了个逗号。前面走不完的日子里，父亲仍会弯腰荷锄，不挪

王老师手背上鼓起的大包，我羞愧不已。“没事的，再试一次，记住针头进入血管后，要平行向前。”王老师鼓励的话语，让我没有退缩的勇气，终于再次穿刺成功。王老师欣慰地笑了，我抹一把额头的汗，也跟着傻傻地笑了。从此，我成为王老师的小跟班，与她形影不离。在王老师的指导下，工作变得主动自信起来。经过八个月的历练，我从一个胆怯的实习生，成长为一名能应对常规工作的护士。

毕业后我成为王老师的同事，她是我的领导，我是她的兵。她像长辈一样，处处对我关心提醒。谈恋爱期间，我时常不经意间把“晴雨表”写在脸上。她告诫我要学会把工作和生活区分好，绝不能让情绪影响到工作。她说这些话时，病房外的丁香花正开得热烈，它散发出的芬芳纯粹而浓郁，一如王老师对我的良苦用心。

27岁那年，我成长为医院最年轻的护士长。多年来，我学着王老师当年带我的样子，带动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护士成长成才。虽然我不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却一直被她们称作老师；就像退休多年的王老师，一直被我们称呼老师一样。

为师者做铺路石，愿为阶梯，甘为学生脚下的肩膀，成就其伟岸。一年又一年，丁香花谢了又开，它迷人的芬芳，飘落在每一个角落。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东营市某医院）

窝地锄地、割草、灭虫，年复一年做着用尽一生也做不完的事。

一夜的大风差点把草垛掀翻。这场突兀穿行的风，迈开大脚在村子里肆意行走，夜蜷缩在寒月中，土梁上的村庄好像要被刮歪。父亲的岁月中，全家人的岁月中，都会有来自不同方向的风。人和草木在大风过后，刮歪了的，再想法竖直，被掀翻的草垛、土墙、牛棚，要恢复原貌。没等凉夜躲走，父亲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第一个站在院门前，也站在了寒风中。父亲拍了拍肩膀，冲着大风吼道：“人还能被风改变了方向？”

我家不大的院子里，那棵弯了几道弯的树，仍然在炎夏里为家人蔽荫；西墙边那棵光秃秃的树，父亲也没有砍掉，而是把我家的两头牛拴在了它的躯干上。时光止不住脚步，活着活着父亲就年迈了。岁月的风霜让父亲累弯了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泥土里刨食了，但父亲还能在村头拾柴，在家里快乐地饲养家畜家禽。

人生如豆荚，不求长短，但求节节饱满。农民父亲说不出这句话，却如院子里延续生命的那两棵树，用一生在土地上奔跑。

（本文作者系山东省作协会员，现供职于山东省某县民政局）